

敲

門

上
冊

H
著

我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好友

洪深先生黃際遇先生鄭師許先生

敲門

一

「蓬蓬蓬！」開門，志仔，開門，

饒恕了我罷，志仔，怪不得你發怒了，

你不是沉醉在你的甜美的睡覺裏麼，志仔？

你睡得這麼甜美，這麼鬆爽，怎耐得我來打攪呢？

呵！這蟋蟀，這瀑布，這夜鶯，

山頂六絃琴的縹渺、迴蕩，

遠寺晚鐘的沈鬱、淒惋，

神父他的禱告的赤熱、沈雄，

和隔山播送過來的，

然而經長距離的纖指整理過的，

調協，圓潤，舒徐，嫵娜；

他們共鳴合奏起來，打成一片，架起一個大和諧，

如今悠悠揚揚地打以太中動盪着，演奏着，

牠狂吻你，輕蕩你，熨平你的瘡疤，

把你的夢魂融化過去，

霎時間幻作一些眼可見，手可觸的和諧，

幻作一潭空靈熠熠的，灑七萬里的皓魄，

照亮了全世界，

浸淫了整個宇宙，

呵，可真羨煞人的甜眠！

呵，如此一首活生生的夢詩！

誰還恣心損壞了牠？

誰夠黑心焚燬了牠？

可是我這次……

是的，志仔，你得饒過我的狼狽慘象，饒過我的徬徨無主，我就像一個害了急症的病人，

——大嘔大瀉了末已，

却抽起筋來了——

那麼手忙腳亂的病人，

他在半夜三更的時候

驟然大敲醫生的門，

驚破了醫生的好夢，

這是多麼值得咒詛的舉動哩！

可是其情也該得饒恕啊！

開門，志仔，開門，蓬蓬蓬！

「勒勒札！」啊，快活！門開了，甚麼？這那裏是志仔？

你是誰，小姐？

啊，志仔的保姆麼？好！

志仔在那……好啦，打那兒跑來了，如此笑嘻嘻的，可真春滿乾坤的了！

當心些，志仔，當心些，

別這樣忙！倒了下來，腳會痛哩，

我來抱抱你，志仔，

你如今真好，這麼肥，白，健美，

你剛才睡得如此甜美，如此爽快！

不是麼，志仔？這麼可愛的玫瑰色的臉龐！

啊！你這小天使——

果然是個英氣勃勃的小天使！

瞧下你這一身童軍服——這樣漂亮，講究！

這麼雪白華貴的，皎日當空似的細絹獵裝小帽！

這麼緊湊的，光潔的，活力漾溢似的天藍嘜童軍衫褲！

還有這雙小小的珠皮軍鞋——

牠們是這樣紅光閃閃的，有點像生命之泉的活寒，

Oh？你說什麼，三仔？呵，帝子如此愛你麼？

這許許多多的珍品都是帝子他賜給你的麼？

不過，我還希望你能夠充分了解這些賜與的用意哩，

那就是，三仔：在這兒你不得辜負帝子他的使命，

你得仔細地體會聖旨，

精忠地完成委任，

儘可能地努力去澄清一切腐化，貪污，虛偽，

Oh？讓我來瞧瞧，志仔，

啊，果真精巧的帽章，果真四顆玲瓏綺麗的鈕子，
這麼樣亮晶晶，黃澄澄的！

Oh？這不是你的意思麼？

你要說什麼，志仔？

啊，我曉得，牠們都是聖母瑪麗給你縫好的，

上面給鑲嵌着的是什麼字兒？

啊「博愛！啊「禮「義「廉「恥」

我估計的果然不錯，志仔，

你是啣着一個使命啊！

好了，志仔，如今你在這兒安享帝子的愛護，撫養，

凡百吃着，儘是骨子的，儘是精美的，

你再也不追念寒酸的我啦，

就是偶一追念，也未免帶些鄙薄的味兒了，對不對？

Eh？你抓住你的襟頭做什麼……

啊！如此淚痕斑斕的！

牠們都是爲我而揮灑的麼，志仔？

呵呵！我的小心肝，真的……

怎麼樣了？我不是在這兒麼？你爲什麼還哭？

Eh？啊，我明白了，饒過我能。

這點點滴滴的淚珠是我自己的，

弄皺了你的小臉了，

這麼可愛的小臉，如同玫瑰浴露似的，

你來！你又問我心裏有甚麼冤屈麼？

沒有，志仔，一些兒也沒有，

對着你這春風融泄的笑容，

對着你這龍馬般的精神，鹿子般的輕靈，矯捷，我怎麼會有什麼冤屈呢？

好了，我沒有冤屈，

然而，然而我這些淚水……

大概你以為我是有一些疲乏的緣故罷，

不，那也不然，

我却是精**神**飽滿的，

因為我不是打路來的啊！

那可真要命了，

如此**追步**的路程，幾千百萬光年的路程，

不瞞你說，實在我搭着飛機……

喲？你那裏值得如此快活？

你以為我是一個暴發戶麼？

不，我依然是…… Eh？

啊，我相信你，

你不會小覷我的，

雖然我說我依然是窮光蛋一個，

雖然我的貧寒叫你熬了許多痛苦，

熬了無限的，悲酸的惡疾，

哈哈，說來未免不着邊際了：

其實我也不是坐着飛機來的，

你聽，我得告訴你我的行程哩。

當你的凶報傳來的時候，志仔，

我正在一間古剎的頂樓上面跟同學們吃茶點，

當你的凶報傳來的時候，

茶點也罷，

同學們的多年的朋情友誼也罷，

衆女性的瀝瀝鶯聲也罷，

這一切一切我頓時忘記了，

Oh？或者我對這些鶯聲，想念得太過火了罷：

因為我在害着摩登病，我正在「暈浪」。

我暈眩得那麼厲害，

眼見的只是一個顛倒混亂的世界，

上上下下儘是天旋地轉，

整個現實機構全給裹在一團大霧的冥冥濛濛陰陰森森中，

「你的神氣似乎有點異樣，大鄉里。」一個女友在着手調笑我，

「你覺得怎麼不好？」

大概你在進行一些熱戀的原故罷，

真的，熱得如此過火，

你的額頭上面滿掛着一大顆，一大顆的汗珠。」

「在原則上大概是對。她的男友却在嘲弄她，

「不過你的柔情媚態似乎還不夠力量，

還不能夠把整個的他乾熟了來，

你看他怎樣全身在抖動，他冷得那麼可憐，

他的臉色已死灰化，

他的手脚全付凍硬了。」

「一陣熱又一陣冷，真是棘手奇難雜症。」另一個女友插嘴，

「怪不得這兩位老醫師也爲之束手了，

可是我已得到一些精確的診斷，

他的左手不是捏住一張情書麼？

大鄉里，老實告訴我，

你是不是在病中戀？」

「你是一點不錯，小姐，

啊！我的失戀！我的心碎！

在歷史還是沒有先例啊！

也罷了，讓我到窗口吸些新鮮空氣，爽爽神，

或者還可以找得一個先例呢。」

「什麼？你想……」

以下我聽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我和身望空一跳，

我只知道我的身子腳底朝天地打窗外直落，

可是怪了，

經過半個鐘頭的下沉，我的慘死還沒有到，

不，那兒說得上慘死，

我總不見得我的頭殼點地啊！

我雖然和世永訣了，

我雖然打算一瞑不視了，

這時也不由得睜開眼來一看，

什麼？啊，牛頓你扯謊了，

你的地心吸力全是一個騙局，

這也是世界決心要排斥我的一個鉄證罷，

我的身子全不往下直落，

却是向上跌去，

如今越跌越遠，

出了地球已百萬來里了，

下界看來只像一個小皮球了，

下意識地我突然曲身往上一瞥，

哎喲！媽媽救命！

原來我并非向世外飛去，

不過在我頭殼當先地

打山巔的古剎上頭飄墮下來的當兒，

我的左腳倒掛在一個高巖上罷了，

噉齶……

不，並沒有什麼可怕，志仔

無疑地那是極度峭峻，那個高巖，

我却是牢牢倒掛在那兒，

不過有些乖巧，

我掛腳的方式有些乖巧，

瞧瞧那個高巖，志仔，

牠是怪可看的啊！

你該記得我倆一塊兒在鄉下牧牛時的快活日子罷，

你又記得一隻瘋牛開出來的恐慌罷，

我倆打綠油油的草場上面一塊兒看牛，

一塊兒玩耍，

還一塊兒唸書講故事，

一天我正在埋頭埋腦地捧着一本小說唸，

一隻瘋牛飛也似的劈面撞過來，

好在還來得及，

你趕快把我一拉，

差點兒我沒被瘋牛踩死，

那冊書本子不曉得給踢到那兒去了，

這場恐慌，忘仔，

不是活生生地放映出那高巖來給你看麼？

在那瘋牛絕足飛奔的當兒，

你瞧下牠那兩隻後腳的孖蹄罷，

瞧下那兩隻孖蹄表露出來的姿勢罷，

這個高巖也是如此好看，

也同那兩隻孖蹄表露出來的姿勢一樣有趣，

我的左腳就鑲嵌在一隻孖蹄的裂縫裏頭，

牠是腳尖朝陽地倒掛着啊！

爲要終結了這場恐怖，

或者爲要成功了我的原定計劃，

我拼命曲起身子，

在從事於那腳後跟的解放運動，

可是心長力短，

我雖然向那塊石頭下了三次總攻，

却全無戰績，